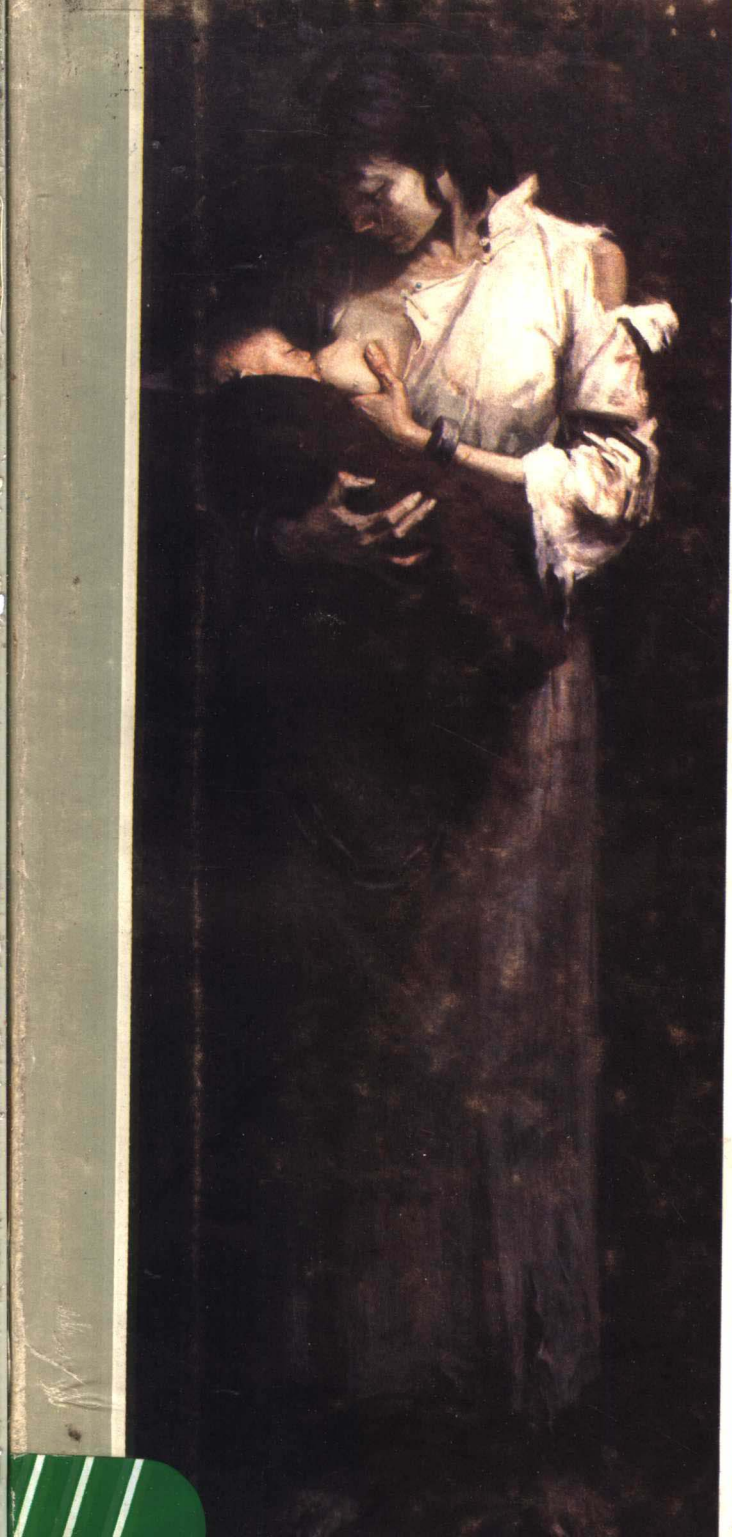


孙滋溪画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孙滋溪画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孙滋溪画集

出版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发行者：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印刷者：天津市人民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20 印张：3.2

印数：0001—5000 插页：16
15千字

定价：3.50元 统一书号：8073·50258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简 历

1929年生于山东省黄县文基姜家村。

1935年始读小学。

1941年始在抗日根据地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1945年参加八路军,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革命军队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

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调干班”。

1958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 留校在附中任教。

1962年作为在职研究生从中央美术学院罗工柳教授学习油画, 学习结束后, 继续于附中任教。

1975年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2 丰

具备社会主义良知的画家

——为《孙滋溪画集》所作序言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为孙滋溪同志编印画册。作者希望我写序言，按说是义不容辞的，我们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同事达三年之久。但又感到难以下笔，因为我过去对他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活缺乏了解。及至翻阅了他的作品剪辑，以及他为自己的画册撰写的一篇谈创作经验的文章后，惊佩之余，不胜喜悦。我感到面对这位为革命美术事业勤奋不已的同志，不能不欣然命笔，因为他的创作道路正确，作品含蓄感人，主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好，是我们应当宣传和提倡的，

孙滋溪确信艺术来自生活，在创作上一贯走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他那些被称为“革命风俗画”的绘画，既形似，又传神，堪称佳构。孙滋溪作画认真不苟，鞭辟入里，善于挖掘人物内在的性格特征，并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热情交融其中，使画中的人物别开生面，叩人心弦。因而他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热爱，其热爱的程度也是少有的。如油画《天安门前》，曾在12种报刊上发表；石版画《小八路》，曾在15种出版物上发表，并编入小学课本和印成教育挂图；他的近作油画《母亲》问世后，也已有6种报刊发表，今年《红旗》第五期发表此画后，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主要是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信，认为这是一幅十分感人的作品。有的中学还将这幅画稿编成教材，印发给学生。反映了他们对青少年的思想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是多么迫切需要。这说明群众是喜爱富有教育意义、倾向性鲜明的美术作品的。《红旗》14期根据读者要求重新发表了此画，并加了编者的话。

美术作品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受到如此重视，这种情况也是少有的。为群众所哺育的艺术家，必然是以艺术反哺育群众的艺术家。孙滋溪的大量创作实践，说明他正是一个具备社会主义良知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品质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

孙滋溪从小参加八路军，人们称他为“小八路”。他在部队中当宣传员，后来又当政治指导员。多年来的部队生活，使他不仅熟悉了人民军队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熟悉了与人民军队有鱼水之情的农民群众，并且对他们产生了热烈的爱。这就是他后来据以创作的坚实的生活基础。为什么他的作品，洋溢着如此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人力量？为什么他的画风具有如此耐看的魅力？主要是由于他长期深入生活和密切结合群众，以及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的缘故。

应该说，孙滋溪已基本解决了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只要是群众需要的画，不论大画、小画；无论漫画，宣传画、年画、书籍封面和插图、连环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水粉画、油画、版画、国画……他无所不画，并且都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地画。既讲普及，又讲提高，是位雅俗共赏的画家。他说：“好的绘画，应当是一目了然，而又百看不厌。”说得多么好啊！

孙滋溪出生农村，从小接触植根于民众中的民间艺术，如年画、剪纸、小说绣像、插图，从庙里的泥塑、壁画到木偶、皮影以及种种玩具，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参加部队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常以绘画作宣传工具，曾在部队的报刊上发表过很多单线平涂式的绘画作品。由于他从小热爱和熟悉民间的绘画形式，虽然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过一个时期，但民间绘画的影响在他作品中都一直存在着，并构成他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的油画，总是构图对称，色彩鲜明，驳繁为简，十分干净，有意减弱明暗和阴影，画面并不拘泥淤焦点透视的处理，人物轮廓有时采用线的勾勒。这种融合民间绘画的手法，很合乎中国广大农民的审美习惯。他的小说彩色插图，惯用绣像形式，色彩连环画则兼容工笔重彩的技法。凡此种种，突出了民族色彩的独特风格。这一切，都是从表现特定的内容和主题出发的，所以他的作品看去非常协调，能够历久不衰地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观赏，绝非偶然！

孙滋溪是个值得我们研究的画家，所以编印他的画册是有意义的。他的画当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留待别人去评论罢。病中勉为此文，欠当之处一定不少。

希望同志们指正，是为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于北京

艺术家的优良品质，无非是智慧、专心、真挚、意志。象诚实的

工人一样完成你们的工作吧！

——罗 丹

多年来，孙滋溪每有新作，我都以先睹为快。现在从头到尾翻过这本画集，更使我欣喜、激动。我和他一起参加八路军，在近四十年的友谊交往中，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始终不渝地用他的智慧和意志，专心、真挚地为党的艺术事业勤奋地学习，诚实地工作。因此，我很乐意写这篇短文，借此把我读画所感和我所了解的他的某些侧面，作些极粗浅的介绍。我想这对于热爱这本画集的朋友或许是有益的。

从儿童团长到画家

孙滋溪生于山东黄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就喜欢在乡间能接触到的一切美术。从民间年画、剪纸到古典小说的绣像、插图；从庙里的泥塑、壁画到艺人手中的木偶、皮影，以至各种民间工艺和民间玩具，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每年春节前画商下乡展销年画，他更是着迷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了。这些乡间的艺术，在他梦幻极多的幼童的心灵中播下

了酷爱绘画的种子。他同别的孩子一样，总喜欢用不管什么样的“画笔”，在不管什么样的平面上，用不管什么样的“夸张”的、“变形”的“浪漫手法”，画出自己天真的幻想，感受和爱憎。也正是这些稚拙的“创作”，孕育着艺术天才的幼芽。在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绘画就在乡里中小有名气。一位具有童心慧眼的乡村教师，常常给他的美术作业打上鲜红耀眼的“一百分”。可是，后来新换的一位有鸦片瘾的先生却差一点儿将这棵刚刚出土的幼芽掐断。

有一天，先生抽鸦片烟去了，有“画瘾”的小滋溪趁着书房暂时成了喧腾无羁的自由天地，把同学们的石板集中起来，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连环画，摇晃着脑袋拉起“洋片”来。闹得翻江倒海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了，突然同学们一哄而散，惊恐地逃回各自的座位。没等他明白过来，先生的硬木戒尺已如冰雹般朝小滋溪的头上、身上落了下来。膀子被打坏了，他不得不休学养伤。但是倔强的“小画家”在校外仍然是个受尊敬的人物。许多亲友乡邻郑重其事地向他求画；闺女、媳妇们则请他画绣花纸样。劳动群众对于美的要求和喜爱，越发使这棵艺术幼芽生机油然了。

一九三八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到他的家乡，受过民间艺术熏陶的小滋溪开始接受革命文艺的影响。哥哥姐姐先后参加

了八路军，他也加入了“抗日民族少年先锋队”，当了乡儿童团团长。九岁那年，他还在哥哥组织的游击队里当过小“勤务员”。不久，又去县立抗日民主小学和中学读书，担任过“学生抗日救国会”主任，后来还在根据地作过小学教育工作。他整个少年时代，都活跃在抗日烽火中少年儿童工作的岗位上。这些经历对他的思想气质和艺术道路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若把他的艺术创作比作源远流长的小河，他这个时期的生活，正是小溪潺潺的源头。

一九四五年，在他十六岁那年，就扛起枪，到山东“抗大”学习军事和政治。从胶东到沂蒙山区，被敌人重重封锁的征途上，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小八路。

在“抗大”为我们举行开学典礼的会场上，展出了我用水墨画成的一套《行军路上》连环画，虽然技法拙劣，因有明暗渲染，情景真实，竟也哄动一时。他也被吸引了，他心里那根喜爱绘画的琴弦又被拨响了。我们的友谊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日本投降，八路军挺进东北，我们同在一个宣传队里搞美术工作。我们的大幅水粉宣传画和演出海报，先后出现在几个城市的街头。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画笔也是枪！

一九四七年分手以后，他起初在一个野战军教导队里作宣教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军的宣传队任政治指导员。但他没有放下画笔。不

久，他的时事漫画和连环画便出现在东北解放区的画刊上。

全国解放，他被调到中南军区战士读物出版社任美术组长，从此踏上了专业美术工作岗位。这期间他为战士读物画了许多插图、连环画、独幅画和封面画。在这里的艺术实践不仅使他的速写、默写及构思、构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而且使他在创作上一起步就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上革命现实主义道路。

一九五五年，他被获准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正当军队实行军衔制，军队干部佩上金色肩章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里，却出现了一个身穿旧军衣，每月只领取二十九元助学金的退伍军人大学生。可谁能想到他本该是一位月薪一百多元的四星大尉呢？——为了理想，为了在心里扎了根的艺术事业，金钱和权位他都不屑一顾！

如饥似渴的学习，使他获得了好的成绩。毕业后被留校在附中任教，并担任了教研组长。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

一棵土生土长的艺术幼苗，在革命的阵地上，迎着战争的风雨，沐浴着人民共和国的阳光，抽条结蕾，开花结果了。

时代的色彩 美的心灵

一九六〇年，由他构思、构图，并组织部分青年教师参加，共同完成的巨幅素描画《当代英雄》问世了。这幅引人瞩目的巨作

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美术作品之一。各报刊纷纷刊登和发表评论。根据素描画成的年画也在全国大量发行。由于完成这幅有时代风貌和深刻象征意义、气势宏伟的作品所表现的创作才能，他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后来根据广为流传的年画《当代英雄》制成的巨幅绒绣，被挂进了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厅。

在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的同时，他还以饱含深情的画笔去追忆革命战争年代在他心里留下的美好印象。一九六三年，他创作了油画《同学》。这幅以战争年代的军队生活为题材的革命风俗画，仅仅画了老少两个人物，却以浓郁的生活气息，质朴的人物形象，生动的细节刻画，进一步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艺术创作上的某些可贵的特点。

一九六四年，他的又一幅颇有影响的油画巨作《天安门前》诞生了。这幅时代气息与民族特色、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内容与形式统一和谐的作品展出之后，也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一些报刊竞相刊印，并被中国美术馆收作国家藏画。这是他在创作《当代英雄》之后，又一次获得的巨大成功。

我想，《当代英雄》和《天安门前》，大概都可以列入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新中国画廊上留下的较有分量的作品。一切了解中国历史的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承认这两幅作品产生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明、最少黑暗的年代。作品正是反映了那个时期

举国上下的团结、信心和意气风发的社会面貌。画家的感情是真挚的，艺术语言铿锵有力，鲜明地表现了时代的民族的气派和色彩。

一位古典艺术大师曾把艺术家、思想家比喻为精美、响亮的琴——“每个时代的情境在琴上发出颤动的声音……。”这两幅作品，无疑地也是一个时代的情境在艺术琴弦上发出的声音。它们一定会作为那个时代的图景留在社会主义的画廊上。

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和席卷全国的政治动乱，可悲地中断了那个光明的年代，他红萼初发的艺术创作，也被无情的政治寒流冻结了。直到一九七三年结束下放锻炼，他才从农场回来，又拿起放下近十年的画笔。

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完成了仿版画《小八路》的创作，用以寄托他对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同人民群众那种鱼水关系的怀念。此后，他不幸生了一场大病。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又兴奋地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把这幅仿版画复制成石版画，参加了第二次“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这幅不大的作品以巧妙的构思，有趣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博得了人们的喜爱。很快就以独幅画、年画、学校教育挂图等形式出版，在许多报刊上发表，并编进中小学美术和语文教课书，同时还被选送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现代绘画”展览。

一九七九年，他又带病创作了油画《草地夜宿》，通过一个红军小鬼靠在老战士背上憩睡的情景，描绘了战争年代同志间那种美好情谊。这幅具有抒情色彩的革命风俗画，也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并荣获北京市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优秀美术作品三等奖。

养病期间，朋友们建议他练练书法和国画，作为一种疗养方法。于是，他开始在宣纸上漫笔挥洒。可战争年代的生活情景，不知不觉又从酣畅的水墨中涌现。他的中国画《小宣传员》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孙滋溪从儿童团长到画家，他的经历和他所受的熏陶，决定了他在艺术上的情趣和理想，他的所爱和追求。他所经历的年代，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日久愈新地使他感动过的图景，要他舍此而不为是不可能的。不论在“雾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岁月，还是在某种“时兴”潮流汹涌而来的时候，他的创作意愿一直没有摇摆过。即使“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他也没有去“趋时媚世”。就在当年的“红小鬼”几乎都被打成“民主派”的时候，他依然铮铮地弹出了不合时宜的“古调”《小八路》。我曾问他：对革命历史题材为什么会有这样经久不衰的兴趣？他回答说：“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能搞创作、至今没放下画笔的已经不多了，应争取时间，把亲身经历

的壮丽时代和那些富有美学意义的斗争生活，铸造成艺术作品，留给后代，那才算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正是由于这种意愿和感情，一接触到使他动情的革命题材，他就不畏艰难地投入创作。在迎接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他被一封烈士遗书所激动，便不顾被疾病折磨了几年的羸弱的身体，又创作了大型油画《母亲》，荣获了一九八一年度北京市优秀美术作品一等奖。在这幅画里，他把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和母爱融为一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由于表现主题的深度和别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展出期间，走到这幅画前总不免要驻足屏息的观众们，有的被感动得流下热泪。这幅作品表现出来的构思的胆识，形式的引入，标志着他在艺术创作的里程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

纵观孙滋溪的作品（本画册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难发现，他创作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善于从广阔的革命时代的场景里，集中地深刻地开掘革命生活和革命人民心灵的美。他的作品，不论是气势宏伟的巨作，还是构思精巧的小品，都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能够通过人物形象透出纯朴、善良、友爱、豪迈、乐观、忘我等等产生于那

个时代的美的精神境界——这对于我们民族和社会，无论是光荣的过去，还是光明的未来，都是最为可贵的东西。

每个艺术家总有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经验，有自己的所爱和追求，这是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的基本方面，不应该片面偏颇地扬此抑彼，不加分析地给予褒贬。孙滋溪是个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中年画家，他的艺术道路是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艺术思想和情趣，深深打着这个时代的烙印。可贵的正是他没有忘记那个时代，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冲击改变和干扰那个时代赋予他的真诚和热情，以及他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因此有理由希望他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画廊上添加更多的，更深刻的，当代历史的具象。

善于运用绘画语言

孙滋溪是一位懂得运用绘画语言的画家，他很善于从生活材料中发现、摄取和挖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他自己所说的“形象之核”。我把这个“核”形容为狮舞中的绣球。狮子的腾跃滚跌、摇头摆尾，都由绣球引发。没有这个绣球，雄狮纵有千姿百态，却没有道理，没有灵性，只不过是热闹而已。比如：《小八路》中的“绣球”就是过门坎儿。小八路顽强羞涩的担水的动作，老大娘又开心又疼爱 and 助上一把之力的神情，以至花狗的一跃，都是那么真实，自然，富有情趣和耐

人寻味。这一切都是从过门坎儿自然地发生，并得到了充分表现，因而不能不使读者在丰富的联想中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没有过门坎儿，这幅题材并不新鲜的画就难免平庸。以此类推：《同学》中的“绣球”就是以膝为桌学习文化，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以膝为桌是最普通的，也是最典型的学习方式。那一老一少的外部动态和内心世界都围绕着以膝为桌这个“绣球”表现出来：人物的个性特征、似乎笔杆子比锄杆子、枪杆子还要沉重、为革命而学习的兴致和顽强等等。如果不是在膝盖上，而是在老乡屋里的炕桌上，在村头的识字牌前，就会象《小八路》没有门坎儿一样，这幅作品也会流于平平、浅浅、散散。但《小八路》是以动传情，《同学》是以静写心。静中有动，也少不了“绣球”。就如狮舞中静卧在地上，微微摆动尾巴的雄狮，只有盯着身前的绣球，才仍然那么生动。其他如《天安门前》的公社社员，如果失去照像这个“绣球”，或《母亲》中不是选取刑前哺乳，而是烈士怀抱婴儿在写遗书，也决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效果。当然，作品里的“绣球”不是只靠作家灵机一动，或信手拈来，同样，只有在生活的大地上，在蕴藏着美的心灵的地方，用艺术家的眼睛才能找到。

有人认为，“情节”是文学语言，造型艺术应当摒弃之。其实只追求情节而不着眼于

人物塑造，在文学创作中也是不足取的。为刻画性格和心理描写服务的情节，对于一切表现人类活动的艺术都是重要的手段。翻开美术史也不难发现有情节的主题画所占有的特殊位置；甚至有许多不朽名作是直接来自文学的。孙滋溪恰恰就是善于借助富有戏剧性和浓郁生活气息的情节、细节和诗一般的意境去塑造典型性格的。这正是使他的作品得以成功和韵味无穷的艺术语言的特点。

孙滋溪的作品最使人注目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他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意气风发的英雄模范，纯朴真挚的公社社员的形象；还是《同学》中的一老一少，《小八路》中的小鬼和大娘，连环画《太行的松柏九州的樱》中看护日本女孩的“小保姆”，以及其他作品和文学插图中众多的人物，大都个性鲜明，既普通，又典型，绝无雷同和概念之感。如《天安门前》那一群公社社员，我们不仅一目了然地看出他们此刻的心情和不同性格，甚至可以说出他们在生产队的职务，猜出他们彼此的关系，想象出他们的经历以至劳动中的表现。

为了刻画人物，他从生活中广集博采，不找到构思中的“这一个”是不肯罢休的。如他为寻找《同学》中的老炊事员，曾到京郊一个山村生活了近一个月，对全村五十岁上下的男社员都作过认真的观察，但仍然没

有找到理想的原型。他正为此苦恼，偶然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一位陕西老乡，他不禁在心里喊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如今我们在《同学》中看到的那位老兵的形象的原型就是那位陕西老乡。

孙滋溪也是个插图画家。插图从属于文学，画幅又那么小，可他同样认真地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每一个重要人物，他都认真地从长期积累的素材中，从自己的记忆中和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原形，从来不肯凑合。如《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也是他在苦心求索时以偶然从大街上发现的一位民警为原型创造的……。

孙滋溪主要是致力于主题性绘画创作。主题性绘画主要是以人物形象寄寓主题和思想感情，并决定作品的格调和美的韵味。孙滋溪所获得的成功，首先也是由于他能够在创作中用来自生活的典型形象完成来自生活的精巧构思。

脚踏实地地探索

当前美术艺园里题材、形式、风格百花齐放，红紫斗艳的繁荣景象，实在令人振奋。为此我问过孙滋溪在形式、风格上有无新的考虑？他当时没有正面回答，显然，他也在思索，但是当我重新翻过他的作品剪辑，才意识到我向他提出的问题，其实是忽略了他创作上的另一个方面。

罗丹曾说过：“艺术就是感情。”“没

有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是的，孙滋溪就有这么一双“灵敏的手”，并用以认真、严肃地探求表达感情的方式。但他的“手”从来都把尽可能完美地表现作品的内容作为动力和灵魂。例如他的《天安门》，当时曾被评论界认为是探索油画“民族化”方面取得可喜成果的作品。但他自己只强调那是从忠实地表达生活感受：从表现内容的需要出发，在寻求相适应的形式中达到的。如构图的对称，色调的鲜艳明朗，有意地减弱明暗反差，不拘泥于自然状态的透视处理等，都是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特色，从中国农民的审美情趣，以及他们此时此地的心情，也就是从表现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出发的。他为《山呼海啸》所作的油画插图，大胆地采用绣像形式，并融合工笔重彩和写意手法于油画，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色彩的独特风格，这也是为了求得同文学原作特色相适应。而在《草地夜宿》中为了真实表现出“夜”的气氛，就仍然运用写实的油画技法。他很少画水粉画，但在应邀为《连环画报》所作的水粉连环画《彭总游北海》和《太行的松柏九洲的樱》，也都根据作品不同的内容和环境气氛采取了不同手法，因而形成不同的韵味。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油画《母亲》。当他含着眼泪读完烈士在狱中写的那封遗书之后，一股强大的感情激流冲击着他。为了有力地表达自己从遗书中得到的强烈感

受和加强艺术作品中的感染力，他把这封感人肺腑的遗书经过艺术处理，作为画面形象的组成部分，使它几乎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只在遗书的正中裁留约三分之一的狭长空间里，挺立着母亲高大的形象。正是这令人瞩目的奇特构图，才如此强烈地造成了画面的悲壮气势，从而突出了主题，达到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罗丹就曾说过：“好的风格应当是：使读者忘记风格，而把全付注意力集中在所处理的主题上，所表达的感受上”。我想，在展厅上那些神情肃穆，久久停留在《母亲》前面的观众们，恐怕主要不是因为这幅画的新奇形式，而恰恰是由于作品形式有力地表现了内容吧！

一幅主题性绘画，如果画家奉献给读者的东西只着重于形式，内容却空洞贫乏，以至莫名其妙，纵有某些可取，也不会是很好的作品。探索、改革和创新是文学艺术的运动形式。但艺术形式的变革，古今中外无不源于表现内容的需要。而每个艺术家又都有自己的探索 and 追求。但罗丹的告诫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不要扮鬼脸、作怪样来吸引群众。要朴素、率真！”孙滋溪的创作和探索，一个可贵的特点就是朴素、率真，不装腔作势，不故弄玄虚；探索 and 追求从不离开他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从来不把“自我”放在第一位。他的艺术是为群众的艺术。他给自己规定的原则是：“一目了然，百看

不厌，雅俗共赏”。也就是形象鲜明，看得懂，题材内涵掘得深，浑厚含蓄，有回味无穷地，给人以启迪和美感。他自己说：“我并没有作得好，但我要努力这样做”。依我看，他有些画是达到了这一点的。当然，为了适应客观上不断发展的新的要求，也有理由希望他更多地研究中国民族和民间艺术，以及外国各种流派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从中获得启发和借鉴，以不断完善自己的创作。

最后的话

熟悉孙滋溪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老老实实的人，但未必都很了解他在事业上的所爱 and 追求，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勤奋和忘我，专心、真挚和意志。这一切，有时甚至达到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如在创作《天安门前》的那些日子，他如痴如迷，整日不离开画室，常常是三餐合一，把胃也搞坏了。有一次胃病发作，竟蹲到街旁回不了家。又如他身患重病，朋友们甚至在暗暗为他的生命担忧时，他却在床边忍着呕吐进行创作……。尤其是很容易打动人心的权位级衔和物欲财利，他从来都是漠然处之。有时，就连理所应得的也羞于接受，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可贵的品质和情怀。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和读者，十分感谢出版社能为这样一位始终使自我同时代、群众的要求保持一致，以表现现代生活、揭示美的心灵为己任的画家编印这本画集。

彩色版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是生
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同学（油画）

1963 年